

《母亲的村庄》承载着中原乡土沉重的历史。

魔幻与现实的交融，传奇与人性的叠印，演义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使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田中禾

母亲的村庄

金少庚
著

金少庚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的村庄/金少庚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765-873-3

I. ①母… II. ①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
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048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市天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24 000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 录

上部

- 引 子 / 003
- 第 一 章 那一年 / 004
- 第 二 章 丛林 / 007
- 第 三 章 黑夜 / 012
- 第 四 章 河湾 / 018
- 第 五 章 药方 / 022
- 第 六 章 奇闻 / 026
- 第 七 章 麦秸垛 / 034
- 第 八 章 大事件 / 038
- 第 九 章 捉摸不透 / 044
- 第 十 章 庞然大物 / 048
- 第十一章 心神不定 / 053
- 第十二章 偷窥 / 057
- 第十三章 传说 / 061
- 第十四章 怪梦 / 068
- 第十五章 月夜桃林 / 073
- 第十六章 隐情 / 078
- 第十七章 雪夜 / 095
- 第十八章 心病难医 / 107
- 第十九章 神出鬼没 / 126

下部

第二十章 遭遇 / 143

第二十一章 人心险恶 / 157

第二十二章 暗流 / 166

第二十三章 粮食 / 181

第二十四章 善恶争锋 / 190

第二十五章 有阴云 / 201

第二十六章 原形 / 211

第二十七章 恐怖之夜 / 221

第二十八章 婆婆 / 228

第二十九章 猪剥皮 / 232

第三十章 深山隐情 / 243

第三十一章 醉梦中 / 259

第三十二章 谁人怜我 / 271

尾 声 / 284

附 录 村庄唤醒记忆 梦魇连生幻境 / 289

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个故乡 / 金少庚 / 298

上部

有村庄的地方
就有梦魇发生
有梦魇发生的地方
就有神鬼传说
就有善恶争锋
就有恩爱情仇
就有泪水和笑容
而这些
往往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题记

引 子

我又看见这条熟悉的河流了,在忽明忽暗的月色中,我穿过茂密的芦苇丛以及脚下泥泞潮湿的杂草,来到了河边,坐在了松软阴湿的河岸边。秋日的夜风冷飕飕的刮进我的身体,乳房也浓缩成苹果般大小坚挺而柔软,满头秀发也随风飘动。耳边总是响起“哗哗”、“嗡嗡”水响的声音。忽然间,母亲站在了河中间向我招手,并喊着我的名字:“菊妮、菊妮,过来呀,过来呀,后面有东西在跟着你。”我惊恐地站了起来,向河中走去。母亲忽然间又不见了。我慌忙地四下张望,四周都是茫茫河水,没有一点儿人的踪影。我掉头想往岸上跑,可脚下总是沉沉的,拖不动半步。我低头一看,两只脚脖上被两条长蛇缠着,绞在一起。我把手伸进水中,试图去解开两条蛇,可越解越紧,它们拖着我向深水中游去。正在我拼命挣扎的时候,母亲在水底中出现了,她的两只手忽然变成了两把利剪,“咔嚓”、“咔嚓”只两下,便把两条蛇头剪了下来。蛇头蹦着落到了河底,蛇血“突突突”地冒了出来。我惬意地品尝着带着蛇血的河水,浑身热燥起来。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在夜色中来到河边,那是急需找到一种可以促使身体燥热的东西,来达到某种渴求。心理上的畅快使我明白,我已经得到了这种需求。

正在我闭目畅快地发挥着心理上无比愉悦的快意时,汹涌的河流竟然不见了,我又置身于荒山野岭中了。那高高的石柱山顶上的两块巨石上,“石柱擎天”四个字在夜色中竟格外醒目。母亲正拉着我的手,在乱石丛中急急地行走。我知道,母亲又是拉着我躲进山中避难了。她不止一次地这样拉着我往山里边跑。脚下被石头绊了一下,摔倒在地,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梦醒了。

我披衣起床,站在了窗前,城市万家灯光,新落成的文峰广场、奥林匹克体育馆、文化中心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美丽的夜景。我的心头一阵阵难受。这么多年来,类似这样的梦境总是出现在我的夜晚,我总是摆脱不掉。这样的梦境,我不跟丈夫说一句,我怕他窥透我内心的所有。

第一章 那一年

1956年的深秋。

寒冷的月光下，土匪九爷带着他的一干子人马，无声无息地蹚过村东的河流，悄无声响地潜伏在了村边的桃园里。他在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此时此刻，我的母亲已经不能按约定时间来和他私奔了。下午在地里装苞谷秆时，她不小心扭着了腰身，动了胎气，此时正在床上痛苦的喊叫着。“可能要提前生了，你去把大嘴婆叫来照顾一下吧。”晚上喝汤时候，奶奶对父亲说。

大嘴婆是庄上的接生婆，不管谁家的媳妇生小孩，都要请她去接生。孩子生下来后，主人家会送她一篮子鸡蛋，或是三五毛钱作为报酬。

“不知道这回是妮是娃，佛祖保佑给送个带把的吧。要是个妮片子，可就养不活了。”奶奶在院子中上了一炷香，跪在地上祈求着。父亲吸着旱烟，蹲在院中的石头上，不吭一声。两个姐姐偎在灶火中烤火取暖。只有母亲的喊叫声在院子中回荡。

奶奶烧完香，听着母亲的喊叫，不耐烦地骂道：“又不是没生过娃，叫唤啥，叫叫就不疼了。”

终于，在母亲阵阵的撕心裂肺的喊叫声中，我来到了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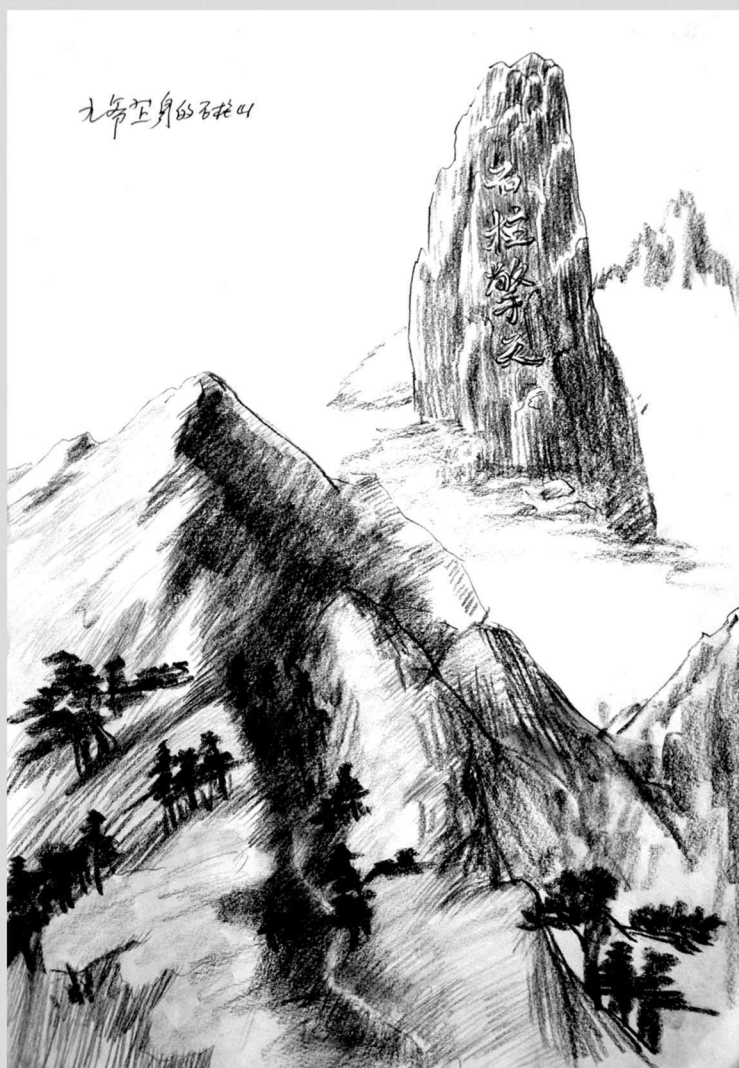
大嘴婆拎起我的两条小腿，“叭叭”两巴掌甩在我粉红的小屁股上。“哇”的一声，我哭了出来，哭声在夜幕中格外响亮。

此时，潜伏在村外桃园中的土匪九爷也听到了这腔哭声，他的心一震，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转念一想，又否决了刚才那一闪而过的念头。

这时，一个人影一晃也进了桃园。看样子是个女的，半边脸包着一条毛巾。

九爷借着朦胧的月光感到了这个女人熟悉的身影。他向身后作了手势，示意弟兄们不要吭声，他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此时此刻来到桃园里有什么目的。

奶奶进屋后，脸阴沉着走了出来，叹了口气，说：“唉，咋还是个死妮子哩。扔了算了，实在是折腾不起了，连稀红薯汤也喝不上了，你说再添个嘴吃饭可咋



办？”

“留着吧，好歹也是条命。”父亲站了起来，小声地说道。

父亲刚说完这句话，脸上便挨了奶奶一巴掌。“留留留，留死你这个不孝子哩。这个家，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奶奶的声音突然暴躁起来，然后毫不犹豫地进了屋，从床上拎起我，就往外走。

我尖细似猫的哭声不知怎的竟然停了下来，似乎感到了难日的来临。

母亲滚下床来，抱住奶奶的双腿，哭着说：“妈、妈、妈，留住吧，留住吧，下回保证给您添个孙子。”

“保证几回了，咋还是生个不争气的东西。要这一堆妮片子好干啥，净是赔钱货。”奶奶骂着，用力一推，把母亲推倒在地，向门外走去。又虚又弱的母亲一下子昏倒在地。

“看这弄成啥了，快，快扶你妈上床。”大嘴婆劝也不是，不劝也不是，招呼着两个姐姐进屋搀扶母亲躺在床上。

看到奶奶拎着我出来，父亲说：“妈，给她包身衣服吧。看她造化，也算咱尽尽心意。”

奶奶站住了。她把我抱在怀中，眼泪流了出来，落在我赤裸裸的身上：“谁家孩子都是人呀，可这鬼年头没吃没喝的，不扔出去咋办。你去找件旧棉套子，包住她，扔在村外桃园里吧。”

奶奶此时绝对想不到的是，30年后，我这个在她眼中倒霉的妮片子的命运会改变我们全家乃至全村的命运。

父亲进屋找着了一件旧棉套，把我包住，只露出一张粉红粉红的小脸。奶奶抱着我向村外桃园走去。

刚从母亲的身体里挣扎出来不足10分钟，我便开始向地狱走去。

奶奶抱着我，扭动着小脚，迈着小碎步，在寒冷的冬日夜里去扔掉我，也就是她的亲孙女。

许多年后，年近百岁的奶奶仍然不后悔这件事。“人的命，天注定，那是没办法的事，你也不能怨我心狠，但那一晚上险些送了奶奶的小命。”

听奶奶讲，那晚上抱我走出村庄时，冬日的寒风使她站在村外犹豫了很久。我被旧棉套包住后，可能是暖和的原因，竟又开始了如蚊蝇般的哭泣声。那声音，只有奶奶能听得到。

第二章 丛林

不知不觉中,母亲已走进了深山中,可她一点儿也不觉得累。五月的茂密丛林显得阴冷扑面,但不断攀登使她不时地抹去头上的汗珠。越采越多的野蘑菇在背上也越来越沉重。进山时,结伴的几个妇女也不知在啥时候走丢了。她停了下来,抹去头上的汗珠,坐在了山中一块突兀的荒丘上。她想休息片刻再回村。抬眼望去,透过层层磷石树枝,她隐隐约约可看见自己的村庄。

孩子们可有吃的了。母亲心里想到,脸上露出了笑容。

母亲从山上看自己的村庄,大致是这样的:村庄呈扁圆形,被四面的河流包围着,村后有一片几十亩的桃园正开满红花。村外的耕地自南向北渐高。特别是村东的百亩河湾地更是显得神秘,尤其是一丈多深的芦苇、野树遍布河湾,在芦苇丛中不时有野鸟飞出。芦苇丛中,随时可见长蛇盘绕,压得芦苇荡一起一伏的,不到近处,还以为是风吹芦苇在摆动。斑鸠窝也是抬头可见,野老鼠在丛中一蹿一跳的。而到夜幕时分,成群成群的大雁一拨一拨地飞入河湾草丛、杂枝上。而贯穿于这百亩河湾当中的恰是从北向南又转向东的一条河流,而这条河流成了村庄人夏天洗澡的好去处。但大多数人晚上不敢去洗,只在村头小河中涮洗一下灰尘罢了。因为穿过芦苇丛到河中洗澡,一不小心会踩上蛇类动物。或是撞在树枝上,掉下一条蛇来,落在肩、头、脖子上,冰凉冰凉的。用手抓住蛇的某一部分,甩向芦苇丛中,“哗”、“哗”、“哗”又惊起一群鸟飞向天空,旋即又落入了草丛。

这百亩芦苇荡的出名,还是缘于几十年前的一场杀腥。

村里有个姓古的大户人家,全村就数他家最富,有200多亩耕地,佃户就有几十户,瓦房盖了四处,四个儿子每人一处住宅。每到收租子的时候,挨家挨户去催要,十分的威武和炫耀。据说,在全村人都因没有粮食去河湾里捕蛇捉鼠食时,古家的粮食仍是能够吃上20年有余。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村里人跟做梦一样没有醒过来劲。

夜里,人们睡得正香,被一阵乱糟糟的喊叫声惊醒,之后就听到了乱枪声和哭骂声以及马蹄走动的声音。有人在喊:“冤有头,债有主。这是古家的事情,外姓人不要参与,不要出来,不要吭声,否则枪不长眼,刀不认人……”

人们提心吊胆过了一夜。第二天,发现古家大门上白纸黑字写的告示,内容大致是一个月前的某一天,古家父子在山外纠集人抢劫了湖北人的一批货物。货丢算了,可恨的是古家父子将随车的三个女眷挟持到山中,强行轮奸,其中一名女孩不足14岁。这种为富不仁的富农就该天诛地灭,古家粮食人人可取之。落款是标有九个鸟头的图像。

古家36口人的尸体是在村东百亩芦苇丛中找到的。村里人又惊又怕,无人敢动尸身。随后,乡保报到县里,一批又一批的官文下发追捉凶手,可始终是个谜。民间传,九头鸟帮会是湖北一个名震四方的土匪帮会,拥有几百条枪支,国民党也对其敬让三分。这次跑道万万没有想到被古家父子所欺辱,以致造成灭门惨案。

当地县志第208页记载此事:“是年,古氏族共36人被杀,乡邻帮忙堆集一起,在山中一空地葬之,形成一大坟墓,高约1.5丈,宽30余米。凶手查未果,仅留一九头鸟图形,疑是湖北刘氏匪帮所为。”

搬古家尸体的时候,全村人都出动了,挖坑、制棺、下葬忙了半月时间。整个芦苇河畔笼罩在一片血腥、阴沉、悲哀的气氛中。由于一家死得太残,乡亲们宁可继续去河滩中挖野菜,捕野类,也没有人去动他家一粒粮食。

每到夜晚,河湾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莫名的哀声,并常常有拳头大小的火球在慢慢移动。走近河湾,一股股逼人的阴森使人不寒而栗。而到母亲这代人,人们已渐渐淡忘了此事似的,白天开始在夏季相约着到河中洗澡了,但是每到夜晚,仍是少有人去靠近河湾。可这场惨案却越传越神。传闻最广的是古家的两个6岁双胞胎孩子当天在集市上玩耍,被一个外地人领走,而当晚古家就发生了血案。而在下葬古家人时,村长叫人清点尸首,的确是少了两个孩子,而这两个孩子的失踪变成了扑朔迷离的谜团。

我的村庄——一个从不张扬的村庄——南蛇湾村因此事而迅速传遍周围。而所有的传奇、猜测使南蛇湾村笼罩上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影子。

母亲从不去打探什么村里故事,也不喜欢在村里闲转悠。嫁给父亲后,连续两年生了两个丫头,已使她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奶奶整天阴阴的脸上似乎要拧出水来。大姐刚出生的第二天,奶奶便在院中叫嚷着:“别在屋里装大奶了,有啥功劳似的,还不快去挣工分去,生产队的钟已经敲两遍了。”

母亲没有吭声,她把大姐放在被窝里偎了偎,抱起大姐喂了几口奶,又放进被窝里。下床穿起鞋子,走出屋子,到院中拿起筐子,母亲向村外走去。

生了女孩,在家里受歧视,母亲并不觉得委屈,而是觉得自己没有本事。所以,在二姐刚出生的当天下午,她不等到奶奶的叫喊,便自己下床赶到生产队做活挣工分去了。

自己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母亲自己也闹不清楚是啥原因。按照村里接生婆大嘴教她的秘法,她一连几个月都上山采野药,进行煎熬,然后咬牙服下。肚子逐渐大了,盼的是个男孩,可一出娘胎,仍是女娃。她问大嘴,按你的法儿都吃了几个月的苦药了,可咋还是这样子?大嘴说,别的都生男娃了,可你还是这样子,可能是你的命吧!

“那可咋办?”母亲一脸迷茫、惊恐的样子。

“再试试,不过,事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大嘴说。

抱着这种心态,母亲更是拼命地干活。她每天把家里活干完后,上生产队挣工分,晚上回家后做饭、洗衣、涮碗,然后把自己采集的野山药熬上,开始坐在堂屋里纺花。吱吱呀呀的纺花声,经常把大姐、二姐从梦乡里弄醒。有一天夜里,大姐赤脚跑下床,看见母亲仍在纺花,旁边昏暗的煤油灯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母亲年轻、俊美的脸色在灯光下显得十分安静。

听见响声,母亲抬起头,看见大姐靠在墙边,她双手仍不停地纺着,问道:“干啥哩,睡去吧,我一会儿就了。”

大姐小声地说:“妈,你也睡吧,要不一会儿就天亮了。”

“好,我这就去睡。”母亲仍在摇动着“吱吱、扭扭”响的纺花车。

母亲十分想睡一会儿,可她不敢睡。西房住的奶奶虽然睡着了,可耳朵十分管用,只要听不见纺花车的响声,她便能立马睁开眼睛。她给三个儿媳妇规定十分苛刻,每人每天轮流做饭,夜晚每人轮换纺花织布,不准停歇。有一次,二儿媳偷着睡着了,她一脚踢开门,上去就是几个大巴掌。二叔从房间里跑出来,护着媳妇,竟挨了奶奶几个大耳光。

不过,奶奶也是为一家人操碎了心。爷爷早年就去世了,奶奶一个人领着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过日子,靠吃工分的年代可想是多么不容易。之后,陆续又给两个儿子找了个媳妇,也算安家了。可轮到父亲时,家里实在太穷,相不来媳妇。老大媳妇生了一男一女,仅住一间屋子。老二媳妇生了两个男孩,住了一间半屋子。父亲在外搭了一个草棚,和奶奶住在一起,所以更是无从说起媳妇的事。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很偶然的。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了几个四川讨饭的女

子,说只要有口饭吃,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奶奶便跑去领回一个,弄了盆洗脸水,让讨饭女子洗洗头、脸、手。“就这吧,住俺家老三的草棚吧,管有你吃的。”女子清秀的脸上显出无奈、害羞的神色,点头默许了。那些年,从四川到河南讨饭的人十分多,很多女子迫于生计落户河南农村。这个清秀的女子——我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人。那一年,母亲16岁。

母亲是从四川逃荒来的,在村里,在家庭中,自然少不了歧视。大娘、二婶常以长者的身份使唤她,而母亲从不抱怨。小姑仓花也常常辱骂她:“蛮子,还不下地干活去,想享福,回你们四川老家去。”母亲虽有怨言,也不敢多吱一声。之后,连续生下了大姐、二姐,在家地位更是低人一等了。所以,她整天是没黑没夜地干活,仿佛是想减轻罪债似的。

只有生个男孩才能抬起头来。母亲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按照大嘴的说法,只要生产队一有空,她便上山来采山药,回家煎熬服用,再挖点野蘑菇之类的山野菜补贴家用。每次看到采到的野菜能够支撑家中几顿饭时,母亲总是在心里能找到一些可以自我安慰的东西。

每次上山时,父亲总是叮嘱她,别走散了,山里可不是闹着玩的,野猪呀狼呀不说,光那几个土匪碰见就不得了。

奶奶听见这话时,总是在一旁拿眼瞪父亲,不想让他多说。

“我们好几个人哩,没啥事的。”母亲说着,拎着篮子,背在身上,走出了院子,和约好的几个媳妇向村外的山上走去。

5月的石柱山,从外观看,显得苍远而茂密,山顶上自然形成的两块石柱型巨石似两个戏耍的孩子,数十里外也能看得见;从内观看,显得杂乱无章,山石怪坡林立,野沟横树杂草丛生。山深处的石柱洞更是神奇无比,洞口只容二三人通过,进洞后方显另外天地,但很少有人进去,说是那里也有山泉常年供水。里面有獐子、猩猩、猴子、野兔等野生动物盘踞方圆50余里,占据整个石柱山的十分之一。近年来被土匪所据,外人不敢前往,怕丢了性命。

生长在石柱山内的各类野菌成了山下居住群众的活命之物。村里女人、媳妇们常年结伴到山上采摘野生菌类,偶尔还能逮着个山野鸡之类的动物,回家烹食,鲜味能飘满村里的家家户户。

母亲采摘野菜十分卖力,小半晌时间,背上的篮子里已装满了各类野菜。当她觉得有些沉的时候,坐下休息片刻,这才发现,一路来的另外几个村里妇女早已走散,不知摸到哪里去了。

前面有一个比较突兀的荒丘,母亲紧走几步,穿过几片丛林,把背篓解下,

坐在山丘当腰中的一块石头上,准备歇歇脚后就折回村子。

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荒丘上,一种少有的舒服穿透母亲的身体。她躺在了荒丘的草丛上,在阳光的照射下,睡意袭来。她闭上眼睛,在不知不觉中似睡非睡地睡着了。

恍惚中,母亲觉得有人坐在前面。她一惊,随即站了起来,又跌倒,撞翻了菜篓子,颤声问道:“你是谁?你是谁?”

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坐在母亲对面的石头上,双目正炯炯有神地注视着母亲。面对母亲的惊慌,他从嘴角里发出一声冷笑:“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来这里就不怕出事吗?”

“你想干什么?”母亲退后一步,旋即跌倒,连声地问。

“你回不去了,留在山上给我做个伴。”中年男子说。

“不行,我还有男人和几个孩子哩。咱俩又不认识,给你做个啥伴。”母亲说。

男子不再说话。突然间,他从腰间掏出手枪,“啪”、“啪”、“啪”三声枪响,藏在丛林中的一只不大不小的山野猪蹿了出来,挣扎几下后,倒在地上。

“弟兄们,把它抬走,够吃两天了。”

男子话音刚落,从丛林中又跳出十来个背枪背刀的汉子,迅速地用绳子捆紧野猪的四蹄,抬起野猪,一转眼,便没入了丛林中。

母亲更加恐惧起来。她知道,自己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进入茂密的山林深处,撞入土匪窝了。

“你是哪个村的?”中年男子问道。

“俺是南蛇湾村的。你放俺走吧,一家人还等着我回去做饭哩!”

“知道我是谁不知道?留在山上给我做饭吧?”

“不知道。俺不会给你做饭的,放俺走吧?”母亲已有恐惧变为稍稍镇定。从中年男子说话的口气上,她感觉到他并不是一个传说中杀人放火的土匪头目。

“南蛇湾村?”中年男子自言自语了一声,抬头望着头顶上火辣辣的太阳,仿佛进入了某一种回忆的状态。

一阵山风刮来,丛林中发出“哗哗”枝叶摇动的声音。从影影绰绰的树影中,母亲看到有人影在晃动。

中年男子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双目变得凶狠起来。他猙然一笑,凄冷的话语中带着一种不怒自威的味道:“你走不了了,南蛇湾村的小娘们。”

母亲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毛骨悚然传遍了全身。

第三章 黑夜

几个月后的一个秋日,地里的庄稼已基本收完。在队长刘老黑的督促下,南蛇湾村的秋收加快了步伐,原先田野里大片大片的芝麻、黄豆、玉米都已安详地躺在了生产队的场上。村外的几个大场堆满了高高低低的粮垛。就连那几百亩红薯也都被一耙子一耙子地挖起,堆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放眼望去,田地里一片秋日的荒凉和无奈。

一大早,母亲便起了床,领着6岁的大姐,拿着筐子,扛上耙子,走出了村外。穿过村东的河湾地,又蹚过一条小河,来到了哑巴坟地,开始动手溜红薯。大姐跟在一旁帮忙,把溜出来的红薯上的泥土抠掉,放进筐子里面。

南蛇湾村的耕地有2000多亩,散布在村子周围,由于地势原因,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崎岖不平,加上一条河流贯穿其中,和那几百亩芦苇荡的缠绕,给人一种神秘传奇的感觉。而村里耕地的名称也千奇百怪,东边的几块地叫不醒坡、野鸡毛、冤死鬼,北边的地有叫北河刘、长虫龙、黑心肝,还有叫馋兔死,活见神,等等。东边的耕地有叫哑巴坟、一眼井、蛇窝子、一阵风等千奇百怪的称谓。而每一个称谓都仿佛隐藏着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故事似的。而这些,在我长大成人后,陆陆续续从奶奶、母亲、父亲的唠叨中,知道了不少发生在我们村的事情,而这些地块称谓,正是一些事情的来源。

看到满场的五谷杂粮,村人们有了心理上的满足,但更多的是空空荡荡的虚无。土匪的不断骚扰,公社干部三番五次地来村里转悠,都令村民心头上笼罩上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

“那些粮食落不到咱们嘴里几口,还是趁早打点食吧,以备着春荒时家里人急用。”奶奶对三个儿子、媳妇们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

其实,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嫂嫂也都知道,若不早点出去挖点野菜,溜点红薯,拾点菜叶野果之类的东西,别说明年开春是过不去的,就是过年也成问题的。

大娘、二婶嫌母亲笨，一般不和她一起出去。

“几个月前一夜没回来，谁知道在山里折腾啥哩？迷路？净胡球扯，人家都回来了，就她迷路？”刻薄的大娘这样的话也不知和二婶嘀咕多少次了。

母亲听在心里，就是不吭声，不顶嘴，只管低头忙活家务。说的再难听了，眼泪就流出来了，母亲用袖子一抹，继续干活。

为了不再多听大娘、二婶的刻薄话，每天一大早，母亲就拉起大姐起床上地去溜红薯，减少自己心理上的压力。

乡村土地上的庄稼在被生产队统一收获后，每天都有二三十人在这片已经被收获过的土地上劳作，寻觅一点点的希望。就是散落在沟渠里的一颗豆子也会被他们捡起，放进口袋内。在河边的草丛里，偶尔还会捉到一只山鸡、野鸟之类的玩意儿。

土地被人们反复地翻着、挖着，人们在不停地寻觅可以充饥的红薯、山药等食物。大姐拔了一根野草，专捉蚂蚱、蟋蟀，然后穿在一起。太阳有一竿子高的时候，大大小小也穿了四五串，有 100 多只的样子。

“回去给你们姐几个烧烧吃，解解馋。”母亲看着大姐兴奋的样子，停下手中的糍粑子说。

秋日的阳光懒散而无力地照在母亲的脸上，27 岁的母亲在阳光下脸色显得红润而迷人。她不时地停下来，望着石柱山顶上的两块巨石发呆。她知道，自己那一夜，可能已经陷入了令她一生也无法摆脱的纠缠和痛苦。

不，不是痛苦！但那是什么？在思绪中，母亲心中反复在揣摩，她总想用一种更加正确的认识来对自己的行为做个正确的判断，可总是也拿不准。但那一幕，已深深地铭刻在母亲的脑海中，一想起那一夜，便有一种幸福感弥漫了全身……

母亲只记得，在她试图向山下逃跑的时候，额头被重重击了一下，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等醒来后，发现躺在一个山洞的床上。昏暗的煤油灯下，自己全身赤裸裸的。她想挣扎着坐起来，可浑身连一点儿支撑的力气也没有。中年男子坐在床前，仍是冷眼望着她。山洞里几盏忽明忽暗的油灯在飘忽不定地闪烁着，给人一种诡异的幻想。

母亲挪动着身子，艰难地说：“我要回家。”

中年男子一句话也不说，迅速地钻进母亲的被窝，一把搂住母亲说：“你叫我美死了，我怎么能让你回去？”说完骑在了母亲身上。

母亲想反抗，却浑身无力。她在男子连续不断的喘息声中，感到由开始的